

张仲仁 著

山
公
延
年
万
古
如
一

彝族宗教与信仰

云南民族出版社





张仲仁，笔名拉基，编审。男，彝族，1945年10月生，云南省禄劝县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曾任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社长。编辑彝文图书和汉文图书60余种，发表论文30多篇。翻译出版《生命知识》、《小儿四病防治知识》、《八改养猪技术》等，与人合作出版《禄武彝族歌谣选》、《彝族民间谚语》、《供牲献药经》等。参与编撰出版《彝族文化大观》、《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彝族卷》，并担任《滇川黔桂彝文字集》、《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中国少数民族医药丛书》、《云南民族古籍丛书·彝族文库》、《云南彝学研究》等书的副主编。

序 言

彝族信仰宗教，在彝族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是原始宗教。彝族历史和文化，就包容于原始宗教中。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彝族宗教和信仰进行考察、疏理、研究，无论从历史、现实或理论上都是有意义的。

彝族学者张仲仁同志在长期的编务工作之余，辑录了大量的彝族原始宗教材料，并撰写发表了一些文章。近来，他又写就《彝族宗教与信仰》一书，难能可贵。

《彝族宗教与信仰》分为《原始宗教篇》和《人为宗教篇》，共 12 节。作者把分析、研究重点放在前一篇，征引《祖神源流》、《作祭经》、《西南彝志》、《勒俄特依》、《九隆神话》、《竹王神话》、《鲁魁山神话》等彝文典籍、史诗、神话，对彝族宗教与信仰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和论述，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在论述中突出了祖先崇拜，符合彝族宗教信仰的实际。

彝族原始灵魂观念和灵魂崇拜，形成了彝族的原始宗教。有学者认为，彝族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与其先民所经历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漫长的岁月里，彝族宗教信仰基本上处于“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信仰时期，其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人们崇奉自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神灵，并加以崇拜。但在信仰多种自然神灵和图腾崇拜的同时，又崇祖敬祖，强调祖先崇拜。祖先崇拜高于各种自然神灵和图腾的崇拜，居于中心地位。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宗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承，有它的社会基础，因此在研究宗教时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潮中寻找原因。众所周知，神是原始人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然斗争的软弱无力和对自然威力的恐惧心理，于是人们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和要求创造了神，也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祈求神佑护自己，这就是最早的迷信。但这个神是形象化了的自然力的代表，是人民意志和希望的代表，是有现实意义的。它与阶级社会里产生的高居于虚幻的宗教天国中，以自然和人类的主宰者姿态出现的神，有迥然之别。所以，在研究宗教时，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既不能因宗教对人民生活有过一些好的影响而抬高宗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不能因宗教是迷信，是人民的“鸦片”，而一概加以否定。

我们知道，彝族原始宗教对彝族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彝族的哲学思想、传统文学艺术，都与宗教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文化现象，在彝族创世史诗中表现更为显明。《查姆》、《勒俄特依》、《天地祖先歌》3部著名创世史诗，既是瑰丽的文学经典，也是毕摩经经典。祭司毕摩主持的原始宗教祭祀、祭典活动，可以说是原始文学活动，传播了宗教文学。在毕摩经经典中，也辑录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否认毕摩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张仲仁同志和我共事10余年。近些年来，我们致力彝学研究，编辑出版《云南彝学研究》，并参与《中国彝族通史·文化史专题》的编写工作。在繁忙之余，他写出《彝族宗教与信仰》，要我给他写个序，我欣然同意了。在书稿行将付梓之际，写了上面一点文字，以资祝贺！姑为序。

左玉堂

2006.9.14 于昆明

目 录

原始宗教篇	(1)
一、自然崇拜	(7)
二、图腾崇拜	(14)
三、祖先崇拜	(31)
四、灵物崇拜	(38)
五、原始宗教神职人员	(41)
六、禁忌行为与祭祀法术	(51)
七、丧葬习俗与送祖归宗	(67)
八、节期祭祀活动	(106)
九、其他神祇的供奉与信仰	(113)
人为宗教篇	(121)
一、道 教	(121)
二、佛 教	(143)
三、基督教与天主教	(156)
主要参考书目	(169)

目 次

玛而玛为吉	(1)
一、玛日玛正	(7)
二、火日玛正	(14)
三、旱日玛正	(31)
四、水日玛正	(38)
五、玛而玛为交玛正	(41)
六、玛田月分玛七玛八玛	(51)
七、玛田月分玛旱玛	(67)
八、玛田旱玛	(106)
九、玛田交玛	(113)
玛田玛为吉	(121)
一、玛为	(121)
二、玛为	(143)
三、玛为玛田玛	(156)
玛田玛	(169)

原始宗教篇

原始宗教是与人为宗教相对立的名称，是以原始社会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和支配，自发产生于原始社会并继续流传于阶级社会的各种宗教形式。

据考古发现，中国的云南在距今 1 400 万年前就已出现腊玛古猿，它就是人类“从猿到人”这一过渡时期的祖先。据中国科学院吴汝康院士说：人类大约在 700 万年前，经历了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几个阶段，才出现了现代人类（晚期智人）。但从 700 万年前至大约 400 万年前的这段时期中，还未发现旧石器。这说明在这 300 万年中，他们的行为还与野兽时期相似，应属于“原始无神论阶段”，从社会发展史上讲应为“采集时代”的早期。

在距今 400 万年至距今 2.8 万年，应为“采集时代”的中晚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发展进入了直立行走、用手做事、用脑思考和用口说话历史阶段，在语言的推动下，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意识类型“自然宗教”。这一阶段人类的意识代替了本能，也是巫文化的产生阶段。大约 400 万年前的云南蝴蝶人学会了制造旧石器，2.8 万年前的山西峙峪人发明了弓箭，说明了这时的人类已经懂得思考，并开始了发明和创造。由此可见原始宗教应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早期智人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早期智人的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已有一定的发展，认识到人类要生存，既要依靠自然，但也要靠自身的力量。由于意识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原始人对周围的直观和感

知的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有着利害关系的具体自然物的起源进行探索，于是他们发现自然界的狂风暴雨和毒蛇猛兽以及人类疾病、不可预测的横祸等给人带来的威胁，使人感到压抑、恐惧，无法抵抗。

另一方面，自然力量又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比如日、月为人们送来光明，火能让人们暖身、照明和抵御猛兽的侵扰等等。而先民们对这些现象很不理解，便以为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对一切都作出了安排。它们有的善良，有的邪狂，有的时善时恶，或与人们作对，或者是在护佑着人们。于是年复一年，在人们设想中逐渐构拟出了各种神灵，山川大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鸟兽虫鱼乃至宇宙的一切，无不具有灵性，都由超凡的神灵在作安排，特别是对于那些与其本身生活、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物，认为它们都是神灵的化身。对于那些在自己周围环境中所发生而又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则认为是这些神灵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超人的“神奇力量”。并且认为这些具有神奇力量的神灵，都能够主宰人们的命运。彝族先民们也和其他人类祖先一样，为了求得趋福避祸，凭着自己的假想和幻想，企图采用祈求的办法，以讨得这些神灵的欢心而获得佑助和保护。这就是彝族先民们头脑中产生最初的宗教观念和信仰的过程。

彝族先民的宗教观念是从神灵观念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其原始宗教观念才逐渐沿着原始无神论阶段、自然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人为宗教这一轨迹进入现代文明的。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范畴，而对彝族来说祖先崇拜居于中心地位。

由于彝族先民们不知道人体的构成，于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在彝族先民的头脑中产生，加之受到梦中景象等影响，认为在人死亡时灵魂便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随后，大约在距今几万年前就产生了一种能沟通人与神灵的特殊人物——巫师。根据考古发

现，30万年前的贵州大洞人已有了打制石器的工场和专门的宰割场，因此有的学者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巫师。湖南也发掘出距今1万多年前带封闭型涵洞的高台式建筑（祭坛）。

据古代的《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记载，禹王南巡到海之滨，见到“鸟”（指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即雉民，此处指装扮神鸟的巫师）正在作“禁咒”巫术，能使大石翻动。雉巫在施巫术、作禁咒的时候，脚底下常跳着一种特别的舞步。禹王便模仿和记下了这种舞步的跳法，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巫术里边，后来他的巫术就没有什么不应验的了，这种舞步就被称为“禹步”。这一传说使我们了解到在商、周时“雉”是“赶鬼驱疫”的。有趣的是在云南禄劝、武定等县的彝族中，至今仍称祖先灵牌为“阿普挪司”，而“挪”与“雉”音相同。

据《尚书·洪范》载，国王有了大的疑难，先要自己想一想，然后与部族和平民去商量，最后再卜筮决定，可见对卜筮非常重视。于是帝王们当然要从雉巫中选那些知识最丰富、熟悉典章，能观察天象吉凶、文字水平又很高的人来担任这一要职，史官就成了雉巫中身份最高并能接近帝王的高级官员。这样在雉巫中便分化出了“巫”与“史”两大阵营，他们虽然都是鬼神的代言人，但“巫”的职责偏重于歌舞祀神，扮神装鬼，驱疫除邪，巫术治病，而“史”的职责偏重于创造文字，求神问卜，记录卜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兼通历史、典故、祭祀、历法、文字、文学、文艺、医药等。在彝族社会中毕摩充当了“史”的职责，苏尼却继承了“巫”的角色。

有的彝族学者认为，彝族起源的另一源是炎帝，彝族历史上的“鬼主”与中国文明时代之初的申国之“神守”一脉相承。“申”为神的本字，神从“申”得声，申在今河南省阳市。申先楚而称王，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合一，《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随着楚国向西南地区的拓疆移

民，炎帝一系的文化继续在彝族地区传播，“神守”也发展演变为“鬼主”，这种分析是有依据的。

在彝族的原始宗教中，保留着许多程式化的宗教行为，诸如各种巫术、禁忌以及献祭等仪式，所以要了解彝族原始宗教，还得了解一些毕摩文化等相关知识。毕摩文化从广义上讲，包括彝族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天文历算、医药卫生等内容；从狭义上看，一是毕摩的各种祭祀仪式程序，二是宗教经典的文化内涵。

彝族宗教信仰基本上处于较原始的阶段，其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 最主要是对各种自然神灵的崇拜。彝族先民认为，天有天神，日有日神，月有月神，凡山、川、水、石、树，也都有神灵，并加以崇拜。在所崇拜的众多自然神灵中，最为崇拜的是天神、山神和五谷神。云南各地区彝族家堂中，大多数供奉有天神。巍山、南华、楚雄等地的彝族，还有隆重的祭天仪式。认为天神策格兹（亦称“溢萨”）是各种神灵中最大的神，主宰着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人的生死、祸福亦由其安排，故尤为崇敬。四川大凉山彝族也崇拜天神（彝语称“恩体格兹”），但未当主神崇拜。山神也是彝族普遍崇敬的神灵，云南彝族地区，特别是滇西和滇中彝族地区，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山神庙，供奉山神。认为山神统管山中野物，能庇护人畜平安，不受野兽侵害。彝族也十分崇敬五谷神，认为五谷神主司庄稼，祭献其神，庄稼能丰收。因此，四川大凉山彝族和云南昆明地区彝族，还有专门祭祀五谷神以祈祷丰年的节会。

图腾崇拜 彝族认为，自己的先祖源出于或得救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故对于本族的图腾物种加以信奉崇拜，并给予特殊爱护。主要图腾崇拜有龙、虎、鹰、葫芦、竹子、棠梨树、青松以及马缨花树等等。对于这些动植物的崇拜，显然属于自然崇拜的

范畴，但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如崇拜龙、虎、鹰的彝族支系，认为他们的先祖是龙、虎、鹰的儿子；崇拜葫芦的支系，认为他们的先祖是从葫芦里出来的；崇拜竹子的支系，则认为他们的先祖在洪荒年代靠竹子得救而幸存下来；崇拜青松的支系，认为他们的先祖与松树变成的怪女成亲而繁衍成为彝族。

祖先崇拜 彝族认为，人有灵魂，并说有三魂。人死后一魂由毕摩指路送到祖先发祥之地；一魂守着自己的坟墓；一魂则作为“祖灵”留在家中供奉。人们认为，祖先亡魂既能降以灾祸，亦能赐人以福祉，因此产生了对亡魂的恐惧、崇敬心理，集中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安康福乐。四川大凉山彝族祖先崇拜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马都果”、“安灵”和“作帛”（送灵）以及年节祭献“马都”（祖灵牌）上；滇、黔、桂彝族主要表现在丧葬、送魂以及作祭、作斋上。四川大凉山彝族还崇拜“精灵”，认为家中凡祖先遗留的东西，如衣物、首饰、用具等，都附有“精气”，彝语称之为“吉罗”（亦称“吉尔”，意为“宝贝”、“福气”），并认为“吉罗”具有保护人的魔力。因此，各家支乃至各户都有各自不同的“吉罗”。

原始宗教往往通过一些宗教仪式，诸如各种祭祀、巫术、禁忌等宗教行为，影响着彝族的生产生活，历史地积淀了彝族传统文化，包括民族意识、心理、性格、精神等各个方面。同时这种宗教仪式往往寄托和凝集着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情感，使民族的宗教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艺术情操等不断得到加强，因世代承袭，深深地渗入到民族的心灵中。头领们也经常凭借这样的仪式来防止犯罪。所以彝族原始宗教具有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和伦理道德观念，使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不要超越轨道，维护小范围内的安定。反过来，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规范着

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情感表达、道德标准、社会秩序以及人际关系等等。因此这些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辉。

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增强了血缘氏族成员的认同感和氏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开始了社会道德的宗教倾向和宗教的道德化趋势。随着原始保护神的出现，宗教的道德化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道德行为的善与恶、当与不当、德与不德受到社会道德的干预和影响就更加深化了。宗教往往把社会道德宣布为神圣的戒命和死后奖罚的依据，并用宗教神秘主义的恐惧心理强化氏族成员恪守道德戒命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宗教在历史上对于社会道德曾起过不可替代的维护、监督和保障作用。

原始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而又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摆脱困境。原始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其产生的过程和性质看，它与人为宗教的意识形态不同，它是自然产生的，是不需要经他人传播的自生自长的意识形态。它对公益事业，如保护森林水源、为集体公益事业服务等有利的一面，加上现实的原因，才能以惊人的生命力承袭下来，长期保存在彝族民众之中。

一、自然崇拜

根据考古发现，距今 700 多万年的古猿还处于采集时代的早期。在这蒙昧时期，人类和野兽的差异不大，大脑的容量小得还不足以思考较复杂的问题，还不懂得制造工具以弥补自身的缺陷。虽然感觉到了大自然的威胁，却不知道如何应对。笨手笨脚的原始人类对食物不能作过多的选择，如对飞禽走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只能把植物的果、枝和鲜嫩块根作为主食，把容易得到的螺贝昆虫之类作为副食。若偶尔遇上山火烧死了动物或碰到猛兽吃剩的残食才有肉吃。困了就找个地方睡觉，闲着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吃饱了就无目的地到处漫游。就算发现了自然火，也还不能应用，只知道吃草木果实和一些小动物，不可能产生神灵崇拜，也就处在“原始无神论阶段”。

到了采集时代的中期，可能受到鸟类的启示后，开始架木而居，即历史上常提到的“有巢氏”，以巢居树上为特征，以避免再受野兽和虫蛇的伤害。这样慢慢地聚到了一起，便学会了群处，用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大动物的侵害。大约到 400 万年前，云南蝴蝶人学会了制造石器，这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早期智人的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大约距今 200 万年的原始人，不懂得大自然为什么会有日月星辰、阴晴冷暖、风霜雨雪、雷鸣电闪、山崩海啸、火烧水淹、生老病死等等。面对这些困惑与不解，便像儿童那样，把自己喜欢的玩偶和没有生命的桌椅板凳等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待。天上下雨就以为天在哭泣，天上打雷闪电，就以为天在发怒，雷劈死人是天惩罚人类，以此类推，认为“万物有灵”。在语言的推动下，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意识类型，但一开始就不由自主地走入“有神论”的误

区，盲目崇拜“自然灵”。

大约距今 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已懂得了用火，但那时还不可能钻木取火，用的是自然火。根据人类学家从原始民族了解到的情况，原始人类在没有祷告过神灵前是不敢进行任何活动的，而在“自然崇拜”中一个重要的崇拜就是崇拜无机物类的自然灵火、太阳等。因而可推测当时可能是原始人向一些精灵虔诚祈祷后才大着胆子把火种取回来用，因此那时可能已经产生“自然灵”崇拜。

大约到距今 70 万年的采集活动中晚期，人类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江河湖海、大山巨石等的“自然灵”便开始崇拜。然后到距今 10 万年，人类对自己生活中的食用物品有了更多的感情，于是崇拜对象相应产生变化，对花草藤树、瓜果莲藕等“植物灵”进行崇拜。大约到距今 2.8 万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始人发明投掷武器石球、石镞、弓箭等，已进入渔猎时代后又产生动物精灵崇拜，即对鸟、兽、虫、鱼、蛙、蛇、螺、蚌等的崇拜。但那时还不知道给这些天地精灵定尊卑、分善恶，这表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应产生在阶级还没有出现之前。

彝族先民不仅崇拜天上的自然物日月和星辰，还崇拜超自然意义的风、云、雷、雨、电等。而且很多神还有名称，如流传在云南禄劝、武定等地的彝文木刻本经书《艾甫奢且基》中就记载了各种神以及名称，即宗神碾木资，族神乃木方，毕神南木格，智神吐木炭，死神迷浓浓，解神巴们们，祖神者来散，妣神柴木木，怒神努耿耿，听神梯楼楼，事神奏阿南，箍神恩跑跑，快神恩博作，斋神吐书姆，天神悟安普，地神尹安妣，簪神耿乌俄，野神硕峨卓，岩神西租租，林神圣卑卑，蛟神木依博，洪神久南塔，林神桑尼楼，瘴神西乃来，遣神多也俄。另外还有母神，即天母木特哄，地母木克娄，田母鲁根嘎，野母阿迟节，林

母鸟害害，雨母哄嘎嘎，树母苏傲资，花母鲁跟普，日母昂显莫，月母农昂摆，云母昂纠莫，电母昂显莫，人母昂诗莫，水母以诗沙，箐母昂刀莫，岩母昂神莫，蛟母昂邛莫等等。

彝族先民虽然有天庭观念，但比较模糊。天庭里有许多神，如分管东、西、南、北的神和季节的神，最高主宰者叫策格兹。各类天神之间虽有职能分工，而能力大小以及主次还没有明确。

彝族先民崇拜天空中的飞鸟，认为鸟处于天地之间，是天神的使者。鹤雁是天兵天将，是智慧吉祥之物，而乌鸦则是死亡的使者。

由于彝族先民所生活的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因而他们对“自然灵”的崇拜对象也各自有所不同，即近山者崇拜山神，近水者崇拜水神，多风地带则崇拜风神，在原野放牧的崇拜原野神，而农业部落则多数崇拜土地神和水神。彝族先民还以山、水以及与山相连的动物和树木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这说明了彝族的自然崇拜，始于氏族时代。彝族先民的主要崇拜如下：

天崇拜 彝族最大的自然崇拜是“天”崇拜。天崇拜大约产生在新石器中期，母系氏族阶段的古东夷太昊时期。彝族认为天神策格兹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灵，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由天神造就和主宰，因此在祭祀活动中，要首先祭天神，然后才能祭其他诸神和祖先。旧时，彝族如有丢失财物并认为某人所为，而被指控者拒不承认，指控者又坚持己见的情况下，经双方同意，采取向天赌咒发誓的方法裁判定夺。这是人们笃信至高无上的天神能明察秋毫，最公正地判断人间是非曲直，谁要是向天神撒谎，谁就要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有的彝区认为，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天官的圣诞，又叫天官会，祭祀天官。春节在院心栽一棵有三台枝杈的松树，叫“天地树”，设香案敬献，祈求保佑。

地崇拜 大地是人类的住行之本、衣食之源，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难免会碰到许多难以正确解释的难题，如种子为什么能

够破土而生，庄稼、林木为什么能够长大以及会遭受病虫害等等。于是认为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那就是土地神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土地神实行虔诚的崇拜。彝族先民还认为，土地神管辖世间的所有土地，人们占用土地，事先须征得土地神的同意才能平安。所以有的彝区在死者入葬前，需将事前备好的五金碎片分别放置于墓穴的四角及中央，表示已向土地神支付购买墓穴所占用的土地费。

有的彝区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在地官会，要祭祀地官，农历正月十五、六月二十四、十月十八都要敬献地母，每年农历九月土皇节里也要献地神。有的彝区在春节后的第一天下地、栽秧结束、建房竖柱、迁入新居时，也要在地边、墙脚插香敬献土地神，祈求清吉平安，安居乐业。

山崇拜 山崇拜是彝族先民的主要崇拜之一。由于彝族先民世代繁衍生息在山峦中，因而狩猎、放牧于高山，采集、耕种于山坡，终年与山打交道。对日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直插云霄、陡峭险峻、终日云雾缭绕的庞然大物，必然会产生一种阴森、神秘、威严的感觉，认为高山是山神的化身，神灵的住所，通往天神的路径和撑天的柱子。特别是对周围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和能够危及人们生命财产的地震、天火以及风雪冰雹等更会感到难以抗拒，就认为这是神灵所显示出来的超人的“神奇力量”，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神喜，则能获得食物，无病少痛；神怒，则会降灾危害。于是认为山神是既能降灾也能降福的神灵，而且山神大小与山的大小一样，最大的山神仅次于天神，它具有无穷力量，统辖其他神灵，能制服妖魔鬼怪。同时认为每一位山神都有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都主司着如降雹、瘟疫和农作物丰歉等各类不同的专门执事，能够给人降福，但也最容易被触怒，若一旦动怒则人们也就会遭到惩罚。还认为，对于其地域内的土地神、水神、树神等保护神以及其他一些精灵，作为地域主体神的山神，

也很自然地享有其领导地位。一般是一个村寨有一座山神庙，全村要进庙祈求山神保佑。比较小的村寨是一棵大树，用栗木树或栎树作为山神树的较多，有的还在树下垒石搭棚，内供石头。凡饲养的畜禽遭瘟疫和不顺时都要祭祀山神，祈求山神保佑畜禽。有的农户也常在自家房后留一棵山神树，树前立一块石头，然后祭献鸡、鸭等，将毛用血粘在树脚并插香祭献。有的彝区在墓地左上方也选一棵树作为山神树，凡上坟时都要祭献山神，祈求保佑死者和在世老幼。

水崇拜 水是世间一切动植物不可缺少的物质。水变气，气变雨，而雨水能促使植物生长，但水也能冲坏万物，甚至把人冲走。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离不开水，但水为什么会流动，水中为什么会有生物，却不能正确地解释，于是就把这些都归结为水神的作用。彝族的水神多种多样，有井神、泉水神、河神、湖神等。同时诸神各自都有一神灵在管理，如居住在巍山的彝族在每逢农历十月十五日要祭水官，把龙王作为水神来祭祀；在澜沧江和漾濞江的岩鸡场、打比么、大密西、利皮等渡口附近的彝族还崇拜江神杨四将，说此人有降龙的本事，祈求他可保佑渡船安全。

火崇拜 彝族先民对火同样不能正确认识。从原始人学会用火以后，火对人类来说关系重大，做饭、种地、照明、取暖都离不开火。但火在燃烧时，火焰不仅会摆动跳跃，还会发出“噼啪”或“吱吱”的响声，于是彝族先民对火产生了神秘的敬畏，并把这一切视为火神的结果来崇拜。有的彝区把灶君作为火神来崇拜，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为送灶君节，农历正月初一为接灶君节，要祭祀灶君；每年农历四月份小春尝新和十月大春尝新时，除祭献天、地、祖公外，也要祭献灶君。有的彝区则崇拜火塘，实际也就是崇拜火神，还不准跨越火塘。如遇火灾，在扑灭火之后的7天内要举行送火神的祭祀活动，而且农历六月二十三